

民俗采风

蓬莱烧纸调

王光禄 撰文/供图



万里系统整理了蓬莱烧纸调的发展历史。

《登州府志》记载，“蓬莱烧纸调”起源于宋朝，至今已有千余年历史。传说宋朝时，有位皇后因皇帝整日沉迷看戏，荒废朝政，一怒之下杀了皇帝喜爱的五个戏子。这五个亡魂化作五朵芍药花，在数九寒天独自盛开在御花园。皇后赏花时被亡魂缠身，重病不起，宫廷御医们都无计可施。就在皇后奄奄一息之际，来了一位姑娘，她为皇后把脉、开药方，还边唱边舞从空中请来四个姑娘，众人祈福后，皇后的病竟痊愈了。因为这五个姑娘在祈福时烧了纸，所以就有了“烧纸调”的说法。

1995年版《蓬莱县志》关于“蓬莱烧纸调”有这样的描述：烧纸是在蓬莱城乡流传的一种风俗性祭祀活动，人们借此祈福求财求平安、祭奠祖先。整个仪式包含开坛、请神、安神、搭棚、封灯、劈山、搬亡人、歇坛、故事、送神等十个阶段。烧纸调是整个烧纸仪式活动的伴奏，由鼓乐和唱曲

两部分组成，有九腔十八调，旋律婉转，节奏富于变化。演唱故事时，唱腔遵循“接神、安神……送神”的程式，中间根据故事内容自由选择调式。伴奏乐器是单皮鼓，它形似蒲扇，使用时既是打击乐器，又是舞蹈道具。鼓柄下端用铁条弯成三个椭圆形环，每个环上穿三片六角形铁片，一动就会发出声响，使用时边打边晃，让鼓声和铁器声相互交织，营造出特殊的氛围。单皮鼓乐主要有开坛鼓乐、三棒鼓乐、六棒鼓乐等，演奏者会根据演唱调的急缓顿抑，灵活掌握打击技巧，让鼓点与唱腔和谐统一。

2013年版《蓬莱市志》则从民间舞蹈的角度进行了记载，并配发了艺人表演及三架道具单皮鼓的照片。蓬莱烧纸舞是伴随民间烧纸活动而表演的一种祭祀性舞蹈，为蓬莱市所独有，主要流传于蓬莱东北部、东部和东南部，金果山一带最为流行。在舞蹈风格

上，北部沿海一带表演动作较为粗犷有力、严肃稳健；东南部山区的表演动作则较为活泼风趣、热烈火爆。每伙艺人由四人搭班，三人上场表演，一人替换。祭祀仪式由表演者之一“领坛”（领唱领舞），两人“扛腔”（帮唱伴舞）。表演者均左手持单皮鼓，右手持鼓鞭击鼓，边唱边舞，在直径不到两米的圆形场地内时而绕行、时而穿插移动，时疾时缓，有点有顿。舞蹈动作由挪移身形和耍鼓两部分构成。仪式开始后，表演者就一刻不停地边唱边舞边击打单皮鼓，直到曲终。

三本志书，分别从音乐和舞蹈的角度，记录了这种曾在蓬莱城乡活跃、独具蓬莱特色的民俗活动。由此可见，“蓬莱烧纸调”和“蓬莱烧纸舞”在特定的历史时期，确实兴盛一时，深受欢迎。可如今，在当代影视、广播、书刊以及街头群众文化活动中，却完全看不到它的影子。

2019年初的一天，我从蓬莱文化馆非遗办主任王金鹏处得知，“蓬莱烧纸调”在“文革”期间遭受了近乎毁灭性的打击，一度销声匿迹。到上世纪80年代初，蓬莱文化部门对其进行了多年的发掘整理，相关文章被收录到1983年版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》中，1998年又被发表在《齐鲁民间艺术通览》上。

蓬莱文化馆的演员在万里老师的教授指导下，学会了部分曲目，展示表演被录制成视频向上级申报，并于2006年入选烟台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项目名录。

2019年3月的一天，我敲响了万里老师的家门。76岁的万里夫妇热情接待了我。在仔细观看我带去的当年“蓬莱烧纸调”申遗视频后，老人家搬出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》，对照着里面的图片和文字，讲起当年寻访“蓬莱烧纸调”的点点滴滴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国家、省市各级要求搜集整理民族民间舞蹈，刚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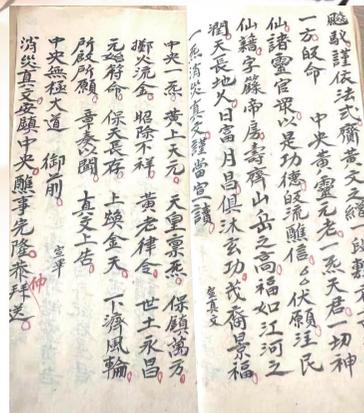
从吉林省歌舞剧院调到蓬莱文化馆工作的他，接受了这项艰巨任务。之所以说艰巨，是因为当时蓬莱城乡只有马格庄镇（现新港街道）湾子口村的徐相红等三位老人能够表演，徐相红当时80多岁，另两位也年过七旬，对这一文化瑰宝的系统整理可谓是抢救性挖掘。

前后三年时间里，无论春夏秋冬，万里隔三岔五就骑行20多公里往返于单位与湾子口村，他说：“老人年纪大而且多年不练习，又缺少文字记录，整理起来挺费劲。”每次去的时候，他都带着录音机，录下老人们哼唱的曲调，之后反复播放、修改补充，“整理歌词相对简单些，把调子写成简谱就麻烦多了。好在我坚持了下来，系统整理了烧纸调的发展历史，舞蹈的场记、服装、动作等内容，收录了所有流传下来的近20首曲子，像《接神调》《杨二郎劈山救母》等。为了更直观形象地表现舞蹈动作，我还通过绘画来描述，让烧纸调得到多维立体展

示。文稿反复修改完善了五次，最终被收录进国家重点科研项目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》。

“最后一次见到徐相红老人是2009年12月，当时他刚过完百岁生日（另两位老人已过世），已经卧床，基本无法交流。庆幸的是，我们保留下了完整的资料，证明这一传统文化曾经伴随蓬莱人民的日常生活。”在万里老师看来，“蓬莱烧纸调”技艺的民间传承人已无处可寻。

随后，我几经打听，终于在湾子口村一处民宅里找到了徐相红的儿子徐建国。这位70多岁的老人只记得父亲徐相红早年经常往返于蓬莱、大连两地，靠表演烧纸舞谋生。他至今留存的一些黑白或彩色的老照片，大多是万里老师当年寻访时拍摄的，有单人照，也有双人或三人表演时的合影，照片里的人戴着大沿礼帽，穿着长襟衣衫，身姿灵动，造型各异，和万里老师收集在《中国民族民间舞蹈集成》书中的绘图一模一样。



王祺蓬珍藏的资料

三

几番寻访，就在我对查找“蓬莱烧纸调”现有表演者几乎失去信心之际，蓬莱区文旅局2025年3月17日发布的一则《关于第四批县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传承人拟推荐认定名单的公示》里，青年王祺蓬让“蓬莱烧纸调”以传统舞蹈的身份重回现实社会。

在蓬莱区京蓬南区西门的京金堂中医诊所里，在两面墙上的众多锦旗中，“制香工艺”“仓公遍诊脉法”等非物质文化遗产标格外醒目，其中“蓬莱烧纸调”作为烟台市级非遗传承项目，更是引人注目。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这一非遗项目的传承人竟是一位“90后”的中医——王祺蓬。

1994年，王祺蓬出生在蓬莱区小门家镇。他的太爷爷曾在大辛店镇主街经营棺材铺，木工、漆工等手艺样样精通。他的爷爷继承了老辈的木工漆工手艺，也传承了“蓬莱烧纸调”。王祺蓬说：“烧纸艺人大多半农半艺，冬闲时三五人搭伙表演，农忙时则各自从事庄稼活、泥瓦匠、木匠等杂活，烧纸主要是为了补贴冬闲时的生活。”“文革”期间，表演用的单皮鼓等器具散失殆尽，手艺人失去了赖以生存的市场。

王祺蓬自幼跟随爷爷放羊，爷爷时不时哼唱“蓬莱烧纸调”，那独特的韵律深深吸引了他。爷爷见他不仅喜爱，还颇具天赋，便开始循序渐进地培养他。就这样，王祺蓬在空旷的山里、“咩咩”的羊叫声中，很快就掌握了九腔十八调唱腔、乐器演奏及舞蹈闪跳等技艺。“那时候农村文化生活匮乏，家里的电视节目少得可怜，在我看来远没有爷爷教授的这些有意思。”“其间我接触了很多关于‘蓬莱烧纸调’的古汉语手抄本，爷爷说他收集的手抄本有五六大箱子，大都是从右至左、竖向书写的繁体字，有的还附着简约的图片或符号标记。”王祺蓬说，如今他还珍藏着十多页夹在书本里、当年未被收缴的符咒，以及多本民国年间手抄本的烧纸调“歌词”。

“蓬莱烧纸调”的申遗过程颇具戏剧性。2023年的一天，王祺蓬申报烟台市级非遗项目时，区文化馆非遗办主任王金鹏带他参观，他看到了关于“蓬莱烧纸调”的表演照片和单皮鼓实物，不禁脱口而出：“这个表演我也会！”随后，他当场进行了表演——“祈福、还愿、请亡人等不同表演曲目时，要张贴的画像是不一样的，这些画像统称三皇五帝。在不到二米直径的范围内，三人协调一致地转动，时紧时缓，既不会撞人，也不会碰着自己。”“有时领坛还摇摆起一面黄色布底、中间绘有红色太阳星芒、四角粘贴纸钱的纸钱旗，以示与天神对话，或领舞掀起表演高潮步……”

一番唱跳震惊众人——“蓬莱烧纸调”竟然并未从生活中消失，还有活生生的传承！作为年轻一代的传承人，王祺蓬正努力让“蓬莱烧纸调”重新焕发生机。他不仅在诊所里展示这一非遗项目，还计划参与各种文化活动，向更多人介绍“蓬莱烧纸调”的历史和魅力。在这个快节奏的现代社会，像“蓬莱烧纸调”这样的独特的民间艺术，承载着我们的历史记忆和文化底蕴，呼唤更多像王祺蓬这样的年轻人去传承和保护。